

一次采访为战士“挽回”三等功

回忆起自己45年来的业余写作生涯,我最难以忘怀的是1980年2月被《解放军报》采用的第一篇新闻稿。

1979年,我在成都军区某部政治处任宣传干事,兼职通讯报道工作。12月24日,部队二连战士胡贵东在松藻煤矿附近执勤,中午休息时独自跑到外面玩,听说前面公路上发生了拖拉机翻车事故。于是,他就跑到事故现场去看,只见一台手扶拖拉机翻倒在一个约15米高的石坎下面,拖拉机上9名农民全部受伤躺在地上,鲜血直流。围观群众很多,却没有人前往抢救。见此情景,胡贵东跳下石坎,把9名受伤人员一一背到公路旁边。随后,他拦住一辆汽车,把伤员送到两

公里远的松藻矿工医院。由于矿工医院在半山腰,胡贵东又将受伤群众一一背到医院,汗水和血水染透了他的上衣。胡贵东的行为感动着矿山群众,在众人帮助下,9名受伤农民很快被抬进医院。接着,胡贵东又为他们办理了入院手续。直到晚上9点多,他才拖着疲倦的身子步行5公里赶回到连队。

胡贵东见义勇为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。可是,连干部却认为他平时表现很一般,这次救人也是擅离岗位,只给了他一个口头嘉奖。我心想,胡贵东的行为很了不起,不能因为平时表现不太好就无视他见义勇为的精神。如果引导得好的话,说不定他还会以此

事为动力,改掉自己纪律松散的毛病。当时,北京也发生了一起围观者见死不救、一名军人勇救落水人的事,引起了很大轰动。于是,我赶到二连找到胡贵东了解救人情况,并连夜赶写一篇小通讯。

我刚从成都军区后勤部新闻短期培训班学习归来,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第一次采访、第一次写稿。这篇千字小通讯,我写了5个小时,修改了3次。第二天,我把胡贵东抢救遇险群众的事迹向政治部部长作了详细汇报。部队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请求,决定给胡贵东记三等功一次。我采写的小通讯,后来被《解放军报》编辑改成



詹敬鹏在部队时留影

一篇300字的消息,标题为《战士胡贵东奋力抢救遇险群众》,刊登在1980年2月16日《解放军报》头版。

这次采写报道,使我懂得了当一名新闻工作者,不论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,都必须具有责任感、正义感,敢说真话,敢于坚持真理。也正是这一篇报道,使我真正爱上了“爬格子”。(安徽铜陵 詹敬鹏 77岁)

指导员帮我藏钱

我从小失去父母,在姨母家长大。1972年11月,我实现夙愿,穿上军装,到了祖国的北部边疆(内蒙古化德县)服役。三年从军时光,使我终生难忘。1976年3月的一天,我含着热泪告别军营,回到河北。

在我离开部队的那天晚上,连指导员手握针线,一边拆军上衣,一边对我说:“小杨,以后就要自己管自己了,我不能管教和约束你了。你以后的日子像树叶一样稠,该省吃俭用时要节省,不要乱花费一分钱;待人接物大道理要懂,好人坏人要分清,人活一世真的不容易,一辈子不要忘记党,是党把你抚养长大……”最后,指导员把我参军3年多来积攒的285元6角钱,用针线缝在了黄棉袄的衣缝内。

指挥员的教诲,令我终生难忘。他的那番深切叮嘱,他帮我缝钱于棉袄的举动,温暖了我几十年。(河北邯郸 杨云鹏 70岁)

读英文版红宝书

读初中时,我对俄语情有独钟,梦想将来当翻译。1964年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,开始自学英语——俄语不吃香了。不久,“文革”爆发,亲友们怕我因学英语而受冲击,苦口相劝:“你赶快把英语书扔下,老老实实干活吧。”怎样找到一个妥善的办法,既能继续读英语书,又能免招麻烦呢?想来想去,我有了好主意。

那时,毛选和毛主席语录统称红宝书,有中文版的,也有英文版的。一般人读的是中文版,我却随身携带红彤彤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,在田间地头读,在会场内外读……结果,除了招来人们诧异的目光,没有人敢指责我,更不用说加害于我了。就这样,在“文革”十年,我仍能坚持自学英语。(河南镇平 刘忘蜀 82岁)



好同学毕业留念



我们高中毕业时,正赶上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同学忙于“文革”,无暇顾及毕业的事情。直到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同学们才各奔西东。离校时,没有毕业典礼,没发毕业证,没照全班合影,更没依依不舍的场景。

我和门占科是初中同班同学,一起考入高中,平时关系非常好。离校分别前,我俩觉得这样结束高中生活也太失落了。于是,我们两个去照了这张合影,算是高中毕业的见证。照片上,左边是我,右边是门占科。(河北曲阳 彭英凯 77岁)

挚友信任提拔我当副手

一年前,得知李济潮兄突发心梗去世的消息后,我心里特别难过。

40多年前,我中专毕业,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市物资局,与李济潮同在计划科工作。两年后,我通过成人高考去省城读职大,他去物资局新组建的配套公司当经理。1988年,我职大毕业回到物资局,李济潮所在的公司已有50多名职工,他想配一名业务经理。配套公司掌管部分计划内钢材、木材和水泥,包括局机关干部在内的不少人都想去任职,但李济潮都没相中。一天,他把我叫到办公室,直接问我愿不愿意到配套公司当副手。他已咨询过局组织科



王永利(右)与李济潮

和劳资科,我若去公司任职,职务不仅能提至副科,工资也能从65元涨到97元。我很感动,说:“我没有什么实操经验,怕担不起这副重担。”李济潮说:“经验都是干出来的。我是公司一把手,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干,出现任何问题都由我来担责。”就这样,一个月后,局组织科把我安排到配套公司了。

到配套公司之初,李

济潮每次出差都让我一起去。没多久,我就熟悉了工作,业务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。一次聊天,我问他:“好多人都想来公司任职,你为啥偏偏选中了我?”他说:“搞物资经营,本分很重要。尤其在当下,我们掌管着一些钢材等计划内物资,一吨钢材计划内外的差价可达上千元,如果选不准人,就会出现倒卖计划内物资等严重问题。”原来如此。我非常感谢李济潮对我的信任,并决心不辜负这份信任。自那后,我对经手的各项业务都更加谨慎。

济潮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,我很怀念他!(广东深圳 王永利 64岁)



甘蔗为媒,甜蜜满满

小时在农村,吃甘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每到春节,父母也会买回几根,但很快就被弟弟抢去了。作为“没用”的女儿,我往往只有看嘴的份。

我20岁出头,父母托媒人给我介绍了邻村的一位青年,是个民办教师。见面那天,他提着一包礼品和几根甘蔗。礼品是送给我的,至于甘蔗,他说是给自己小侄子买的。也不知怎

的,我的馋劲上来了,要过甘蔗啃了起来。他很是吃惊,看着我半天不说话。从他的眼神里,我约莫自己啃甘蔗的样子必定很不雅观,有失淑女风度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,执意要在相亲对象面前暴露出自己难看的一面。或许是因为,在这个腼腆的男青年面前,我感到很放松,简直毫无顾忌。

以甘蔗为媒介,很快,

我们就无话不谈。原来,他和我一样馋甘蔗,只不过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吃罢了。再后来,他也抽出一根啃了起来。我们肩并肩,在橘红色的黄昏里缓步而行,边走边聊,心里和嘴里都满是甜蜜。之后,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,继而结为夫妻。几十年来,我们的婚姻如甘蔗一样,一直恩爱甜蜜。(陕西汉中 杨奕敏 58岁)

征稿

酷暑炎炎,有没有想起当年经历过的“高温考验”?“当年”版征集“热浪下的难忘往事”,欢迎投稿,有老照片更好。投稿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